

刘擎：乡愁是一个永恒的主题，李白的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之类的思乡情绪在中国的诗词里比比皆是，在国外至少在近代以来的文艺作品中也很多。乡愁挥之不去，一直是文学艺术的重要主题，这意味着乡愁是一个永恒的心境，这个状态意味着什么呢？我觉得这昭示着现代人的存在境况。

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看，人类文明演化的一个基本动力就是奔赴新的天地，冒险地探索未知的领域。但这种探索自由几乎总是带着伤感和落寞。人有多种不同愿望，最深层的渴望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，多种渴望之间常常存在张力。我在其他场合讲过，人至少有两种深刻的意愿是相互矛盾的，一种是向往自由、探索新的天地，想象具有创造性的、在别处的生活，不断地变化，这好像是喜新厌旧。但实际上，人类是“喜新恋旧”，因为我们也需要故乡的那种亲切和熟悉，那种确定性和归属感，让我们能完全安心的地方，那就是家乡。但是，我们又不甘愿留守在家乡安顿自己，总是想要出走，去探索外面的世界。所以才有了“故乡”。如果你不离开家乡，就没有所谓故乡，故乡是过去的家乡。有故乡的人就已经离开家乡了。

但是，外面的世界总是既精彩又无奈，感到无奈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思故乡，就会心生乡愁。这种情怀古今中外都有，只是到了现代，越来越多的人出走了，不仅在地理的意义上，而且在精神和文化的意义上，告别了故乡。乡愁就成了几乎每个现代人挥之不去的情怀，变成永恒的主题。怎么办呢？现代人好像是一面喜新、一面恋旧，就是怀着乡愁的同时享受探索的自由。

严飞：正如刘老师所说，因为离开，才会有故乡；因为出走，才会有怀旧。如果没有现代性，没有社会的快速发展，大家也许都还局限在自己出生的地方，没有任何网络链接或人群流动的趋势，那么社会将是静止的、固化的，也就不会有出走的故事存在。

刘擎：在家乡的时候会不甘心，一种向往自由要出走的渴望会喷发出来。乡愁这个话题会激发我们对自己处境更深入的反思，其中核心的问题就是：“家”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？至少可以把它分解成两重含义，一个是物理意义上的家，一个是精神意义上的家。家最朴素的意义就是你熟悉、确定、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处所。在家里会有一种天然的自由，感到无拘无束的自在。在家，



电影《走走停停》剧照

此身、此时、此地，蓬勃生长

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后，“故乡”对很多人来说，越来越像一个回家过年的符号。新书《世界作为参考答案》中关于故乡的话题，深深触动了年轻人内心深处的乡愁与归属感。这本书诞生于刘擎、严飞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期间的深度交流，两位学者的智识力量，八次人间清醒的疗愈对话，汇聚成这本写给所有焦虑之人的“答案之书”。本版特摘选相关章节，以飨读者。

意味着你对于环境或物件了如指掌，随手拿起杯子、笔、纸、餐具，坐进沙发或者座椅，都不用思索。在精神意义上也是类似的，你使用你特定的语言，有时候可能是方言，是特别自在的。你特定的言谈用词，近旁的人都听得明白，时而可能会心一笑。所以在家你就特别从容和放松，不管你是外向的“E人”还是内向的“I人”，都不会感到紧张，不会顾虑言谈举止是否得体恰当，在家里都是自在的。

可是，如果感到过于自在，你可能会觉得乏味，没有新鲜感，也就毫无挑战性，这不会唤起你的激情。所以人又会渴望自由，向往远方的新天地。奔向外面的陌生世界，多半是既兴奋又不安。就像我们最初到外地上大学，走进新的校园，一方面是激动，一方面是不安，这种激动而不安的感觉和我们“在家”的那种自在松弛的感觉很不一样。所以现代人往往生

活在这两种欲望的张力之中。究竟如何是好？这取决于每个人的个体状态，有的人慢慢适应了，能够在不断变化的新颖探索中找到自己、安顿自己，而有的人始终会有不适感，就会有很深的乡愁，不断涌起回归家园的渴望。但麻烦的是，如果你真的回到故乡，可能会发现那个“家”已经发生了巨变，家乡的景观变了，人的观念也变了，甚至面目全非。你会发现“故乡不再是故乡”，不再是那个让你能熟悉自在的故乡。于是就有了无处安放的乡愁。

严飞：当社会流动性充满活力时，人们更愿意走出去探索新机会，选择自主的人生。这种探索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经济层面的追求，还在精神层面拓展了更广阔的视野。最近正值博士论文答辩阶段，我正好读到一位博士生的论文致谢，里面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。这位博士生写到，她的父母从小就鼓励她多出去看世界，

当她从家乡的小县城走到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学习的时候，父母对她说，你已经接触到了我们从未遇见的人，见到了我们从未见过的世界，所以对于未来的发展，你已经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。正是因为故乡和父母都在，她会有一个坚实的根基，有一个托举的支撑点，让她可以更大胆地探索未来的新世界。

在这个探索过程中，我们可能会在新地方找到一个新的“家乡”。然而，探索也伴随着挑战、挫折、不如意、沮丧和不适应。作为“北漂”“深漂”“沪漂”的自己，这座城市并不属于我，而故乡对我来说也变得遥不可及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就变成了一种“夹心面包”的状态，融不进的城市、回不去的故乡，既疏离又寻根。

刘擎：我觉得人类学家项飙老师讲的那个“附近的消逝”是不可避免的，要想在原来的地理位置上重建“附近”非常困难。但在

另一方面，你总是可能重新建立自己的“附近”，也就是说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都可能在你的所到之处去寻找和培养自己与“附近”的关联，这其实这就是安顿自己。当然，这在今天比在传统社会要难得得多，但也总有可能在异地他乡重新安顿自己。以前苏东坡写过一首给朋友的诗，其中有一句就说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。怎么才能安心？我觉得仅仅在一个地方找到工作可能是不够的，你要进入一个社群。

严飞：需要人和人之间那种真实的连接，而不是把自己完全抛置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。现代人需要建立一个精神上的故乡。俗话说“三十而立”，立的不是金钱的饱满，而是个人的精神世界，一个活在世界上感到意义的生活锚点。

刘擎：我想起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，她有一个特别好的表达，就是当我们面对那种无根的漂泊感的时候，可能很容易失落，感到不知身在何处，好像是生活在“nowhere”，但是她说，我们可以将“nowhere”这个词拆解之后转变为“now here”，此刻就生活在这里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一时找不到自己可以归属的地方，可能漂泊在北上广或者在异国他乡，但我们可以从当下的这里开始，在这里重新扎根，就是“且认他乡作故乡”。每个现代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不同程度的异乡客，哪怕你留在故乡，也可能会心生一种异乡感。但应对乡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，我们都有可能把nowhere变成now here，最后可能会找到一个地方，或者获得一种方式，能够跟自己生命当中最深刻地渴望建立紧密、亲切的关联，获得自在和从容，于是就有了自己的精神家园。

（本文摘选自《世界作为参考答案》，内容有删节，标题为编者所加）



《世界作为参考答案》

刘擎 严飞 著

世纪文景 | 上海人民出版社

编辑:曲鹏 美编:陈明丽

齐鲁晚报 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

移风易俗传孝道

有/钱/多/尽/孝 丧/葬/不/铺/张